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六七四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期新聞紙類
△本刊創刊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期六十二卷四

(期四〇一第號總)

版出日五十二月二年九十二

社論

師道之重建

民國二十八年矣！認識時代精神乎？

大樹（續）

浙江嘉興政工隊同志殉難題名

中國的壯士和中國的母親

最愉快的一天

吳敬恆

吳壽彭

王梓良

范學文等
集體創作

諸葛濤

角四元二年全 角二元一年半 分四份每價定

岩方 江浙 址社

新力

社論

師道之重建

各級學校教師的責任與功績，在本年二月二十日 總裁訓勉全國各大中小學校長教職員的電文中已經得到最充分的闡釋。就責任言，電文劈頭就指明：「國家民族之前途，繫乎國民之品質，而健全的國民之養成，唯我主持各級學校之校長教職員是賴。」一個健全的國家是由健全的國民構成的，學校教師既是良好種子的播種者，國家的健全與否就和他們有着最密切的關係。學校教師在教室內散播種子，而其收穫却在廣大的社會生活中。社會生活的好壞，學校教師直接間接均負有改造的責任。這次抗戰深刻地反映着我國過去數十年教育之功罪，而發現了人格之陶冶實為改造教育之核心問題，這問題的解決又主要地繫於教師自身人格的建立。總裁指出：「就抗戰二年餘之經過而言，凡前線之見危授命，臨難毋免，以造成特殊之戰績者，後方担任各種實際工作之沉着刻苦負責盡職，而大有造於抗戰者，詢其生平固不得力於在學時代親沐良師感化陶冶之所致。唯其人格上有信實之基礎，故雖學術技能無若何高深之成就，亦克發揮其困知勉行人一己百之精神。」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教育工作者的功績，尤其是自身人格影響的偉大效果。我們雖認環境的佈置對於教育上有很大的價值，但根本說來，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最密切，因而始終是教學上的軸心。

總裁說：「學生與校長教師晨夕接觸，起居與共，未有不漸靡薰漬而底於感化者。」人格感化力之強大與持久，不僅在學校教育中表現著，其他事業也都證明這是不磨的至理。人格感化力之產生，完全在於一個教師能夠確立自身的人格，從各方面充實自身的生活，同時對學生必須有最高的愛心，工作與學習的精神也必須超乎學生之上，如 總裁所示：「隨時隨地以父母督教子女同樣之辛勤，進而為親切周到的監護。」這就是所謂師道，這就是所謂教育。中國一向是一個尊師重道的國家；我敢說在抗戰中中國優良的傳統精神實是最大的潛力；我們若能積極發揚優良的傳統精神，我們就有無窮的力量；而師道之重建，是發揚「中國精神」的最緊要的一步，其第一目的就在於國民人格之陶冶。為什麼我們在科學競爭的世界環境中還特別強調地以國民人格之陶冶要求於全國各大中小學校長教職員呢？總裁說：「凡我物力財力以至政治社會，苟有缺陷，亦非無補救之可能，唯獨國家安危存亡基本所繫之國民人格之陶冶，其重要實過於一切，而以教育人員誠能於此方面盡其努力，其成就之速大，亦必過於一切。」這是一個重大的啓示，即是真實的成就必在於「立本」，中國過去教育，其失敗之處，即是本末顛倒；而最可慮的莫過於師道之不振。教師如果不尊重自己，不愛愛學生，則其法任何教育方式全不中用。我們謹向全國各級學校教師要求「師道之重建」，而以 總裁所言：「我各級學校之中，苟有一個學生不愛國家，不守紀律，不能尊敬師長，不能愛護同學，即我教長與負責監護之教職員，所應視為自身刻骨之恥辱。」諸語時時自警。

民國二十八年矣！認識時代精神乎？

吳敬恆

今年這位民國先生，已足足的到了二十八歲。他的苦命，生下來不到三個月，便從母親懷裏，交給一個蓄意竊佔家財的奶媽手裏去了，當那五年的孩提時代，連營養都不足，休言教育，說了奶媽的手，依舊被奶媽的人瘦子二瘦子，一班鄉下潑婆，你搶我奪，既沒有上學，又沒有管教，像一個野蠻孩子，直到十五歲，母親也故了，然後回到老家，給兒兄弟弟來招呼他，起初他的兄弟，既不大和睦，那暴發戶的流氓鄉鄰，又不斷地挑撥欺凌，甚至於打上門來，雖然磨練出來了賢明的保護人，正好助他昂藏地做人，但最近的兩年，却弄到打成頭破血淋，正在不可開交。雖然大家知道他竭力的掙扎，把塵塵播弄淨盡，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後年，終有這麼一天。可是他生長在一個破落的紳士戶裏，他又自小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他一門之內，除了少數的賢明保護人以外，其餘伯伯叔叔，甚而至於伯伯叔叔早年留下的一班兒兄弟弟，都是西洋俗語所謂「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的傢伙。他二十歲以後，不斷地吃流氓鄉鄰的大虧，就是為一點新時代的準備也沒有。靠著他祖宗留遺的產業廣大，算把那敵人消耗了，趕了出去，然如果這班老狗還不肯學會新把戲，那末三年五載，別人又發明了「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為世界今日所未嘗見」。我們呢？連世界今日常日的武器，都一切還是隔世，不要論到世界未曾見的武器。別人再捲土重來，到那時不又是愁眉苦臉，人家在天上嗡嗡的雄飛，我們在洞裏瑟瑟的蟄伏嗎？所以趁今天民國先生慶祝他二十八歲的生辰，警惕他一下，古人云「必世而後仁」，先生轉瞬就是三十，三十時做「必世」，能在這個世界上算得仁嗎？要預先打算打算的呀。

新近有位顧揚生先生，他發見我們古人，確是尚武的。故「男子生

桑弧蓬矢六」，弓矢為古時最長的兵器，對於男子，即祝其個個能操弓矢，以禦外侮，這必是民族復興，共處於犬牙交錯之時代。嗣後民族漸漸合一，少數異族，已屏諸四表，於是至於春秋，同族列國相爭，有智慮的哲人，如老子孔子等，皆有「佳兵不祥」，「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等的矯正話頭，應時而起。老子是做了名義上不敢開張的周室太史，地方雖小，却是干戈不到，七噫不驚，一面研究學術，一面請求攝生。人是誰也不能不為環境所轉移，所以他養成一種喜好和平，以退讓為免除氣憤的方法。又仗他一肚皮的故事，編造出無懷氏葛天氏如何熙熙皞皞，就主張剖斗折衡，老死不相往來。但他却忘了將來為孟夫子一脚踢傷，孟先生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民得安居。無懷葛天之世，不惟各部落的你搶我奪，連禽獸也叫他睡覺不得，真要往來，也無從往來，孔夫子是比老子明白得較多，他離不得已要想起道德仁義，化除野心家的揭亂，所以他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老實話。雖可笑衛靈公也想弄兵，所以把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拒絕他來糾纏。實則他老人家不但學過軍旅之事，還是一個好手？何以見得呢？史記上不是說「冉有為季氏將師，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那末孔子對衛靈公說的未學，完全說的是謊話。聖人說謊話，也自有他不能不說的苦衷。後世的小書，不問內容，將不學軍旅之事，算做聖人遺下的名言，豈不可笑？到了戰國，同族的互相火併，異常劇烈，只就同我們民國先生五六歲到十五六歲時，軍閥出來割據，正像那時候的小影。當然對同族相爭，是可以把道德仁義的道理，來完全止住的。道德仁義，雖也有力量來造成一個大同世界。然而在民族互異，吃飯種雜的時代，這個大同世界，顯然去之尚遠。兩國相爭，好淫燒殺，無所不為，訴諸於國際公法，上帝尚未設此法庭。那末訴諸於良心！道德仁義，效果亦等於零。眼見得各族止有自衛

，自衛便要有自衛的傢伙，有了自衛的傢伙，便真真够自衛，還是小孩都懂得的道理呀。戰國時代却是一個同族火併的時代，自然在孟老夫子想繼承孔子，要想把道德仁義，完全止住同族戰爭，於是移口的斥罵，而曰「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這一罵的效力，又經講統一的野心家，利用他來止住別人造反，就變成金科玉律。直到如今，只恐還要繼續。其實孟先生罵只管罵，當時聽他話的，却全然沒有。他們善戰的還是善戰，連諸侯的還是連諸侯，闢草萊任土地的還是闢草萊任土地。直要等到善戰的止有秦始皇，於是諸侯也都完了，何況於連，闢的草萊，任的土地，都成了秦國的產業。可惜他的兒子不肖。現成成的統一江山，交付與一個保長先生，享著受用。他也承乏算是野心家。到他曾孫手裏，真可以算得一個道地的野心家，當然不許人再有善戰的，連諸侯是絕對不成，就是闢草萊任土地，也止許點綴點綴，大規模的幹，恐怕反惹出意外，當然孟老夫子的罵罵，不能不成為金科玉律了。然而這也是時世所要求，統一不應再分，這就是一個小大同，同族應該以道德仁義反對戰爭，不應該用善戰與連諸侯來解決。所以老子孔子處在春秋，孟子處在戰國，他們的話，對準時世而發，沒有錯誤。秦皇漢武，拿他們的說話來維持統一，也是對的。這却是他們的時代精神。可惜世界是一天一天的擴大，到了五胡亂華，進金元灌入主，異族也龐大起來，雖非錯雜居處，却已四鄰實逼，又返到異族交互時代。孔孟止留遺了尊王攘夷的大方針，却把「去兵」與「善戰勝上刑」奪去了能據的工具。又經程朱諸位大儒，並不覺得五胡遊金的騎射厲害，一味把孔孟時中古的零用賬，來支持現在世界的生活。直到最近，世界擴大到了全地球，異族數十百。回鑿難處，有過於野蠻時代之部落相爭，禽獸雜居。善戰的工具，決不是什麼弓矢干戈，不到數十年，毛瑟槍已變了破銅爛鐵，大炮機關槍，亦即刻要變了馬又大刀般的裝飾品，將止用於大出喪的儀仗中。所謂「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為今日世界所未嘗見」，方日出而不窮，這種軍旅之事，恐怕孔子復生，一定也要學學。可惜我們還給秦漢以來的先民，盲目的為孔孟隔年黃歷所把持，竟麻木而不顧，顧亦十分可憐，下文論之。

一

長言乎竟麻木而不顧？中國人雖不能造道德仁義之極峯，或者個人有背乎道德仁義之處，亦不一而足。然能以道德仁義，卑視一切，則經孔孟以後二千年之教訓，已變為族性。換言之，亦即為世界愛好和平之民族。故聞大炮機關槍之猛烈，飛機之肆虐，武器為世界今日未嘗有之荒唐，一面則詛咒之，謂其行將服上刑。一面則曰人類終有覺悟之一日，至其悔悟，大炮機關槍投入洪爐，飛機毀成片片，世界今日所未嘗有之武器，換着良心而不敢為，於是六年中用去九千萬萬馬克之浪費，必然痛心。我中國自始即不願勞民而傷財，豈不為顧全人道，節省國力之先覺。彼六年用去九千萬萬馬克，六十年必用去九千萬萬馬克，為馬克國家之人民，豈不大倒其霉？又飛機在頭上嗡嗡，自己在溝底瑟瑟，出見火光冲天，膽塌壁倒，互於全市，斷頭缺足，血肉橫飛之同胞，成千累百，傷心慘目，恨極而張標語曰：身可死，家可毀，此仇不可不報。然如何報法，則又攘臂奮拳，敵目切齒，精神作用了之矣。其麻木為何如？此皆有孔孟遺教，程朱格言，不重物質，有以劫持之也。阿都信行乃曰將行「物資動員」，真夷狄之道也。

三

長言乎顧亦十分可憐；自鴉片烟戰爭，知有外患，自甲午失敗，乃言維新。此百年間，世界在前五十年，如駕馬車之進行，移五十年之前二十五年，如駕汽車之進行，世界第一大戰後，近二十五年，如駕飛機之進行。我中國則始終坐黃包車進行，至近年方坐馬車進行，偶駕汽車進行。其目的自然由於先天之不足，憶四十年前，中國歲入，止有八千萬，延至南京政府，達於六萬萬，迄民國先生二十六歲，歲入增至十一萬萬。戰事發生後，其經常預算，兩年間仍照二十六年度。敵人近年之經常歲入，常至三十八萬萬元。英倫三島，本年歲入，則為九萬萬磅，若以目前黑市匯兌計算，一鎊合八十元，則年入七百二十萬萬矣。中國之歲入，尙未達其零數。以如此可憐之歲費，以言建設，自然十分可憐。

。以人民四百五十兆之衆，土地二十二行省之大，農產號稱上上，林木礦物亦所在多有，以較東西兩島國，何以貧富如此之懸殊。固然執鷄生蛋，蛋生鷄之原理，生產不發達，固國財無由增，國財無由增，即生產不發達。然又未嘗不見阻於流傳之古義，而爲之却持也。古者什一而稅，輕徭薄賦，皆隱隱限制帝王，不任宮室苑囿之浪費，然不適用於人民之執政。而猶可曰不出代議士，即不納租稅，然量入爲出之辦法，固非今日文明國之議士所敢堅持。量出爲入，自是現在謀國之通則。民國十二年，余在倫敦時見我國開設古玩店之冠冠人先生，彼告我曰，今日在英倫貿易，實在大難。除所得稅、營業稅、關稅等照常徵收外，凡店舖日售百元，即以三十三元三角三分歸政府。余乃大駭。附曰，此不足怪也。因當奧德開戰之始，政府實諸議會曰，德之不德甚矣，當奮懲乎？議員皆曰，如此而不懲，英太非夫矣。及戰勝，而用去之費，如何不償？有如吾人相約雇打手復仇，仇則復矣，打手所吃用之麵點什物，能不會賬乎？因此第二次歐戰，事前躊躇審顧，人民皆憚而不決者，即念會賬之不易也。美孤立派之不肯捲入戰潮，亦若是而已矣。因凡有動作，皆當量入而出，不若我國之士夫，無論決意冒險開戰，不論大言建設，皆必就其所入，責其支出。不要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新名詞，既牢記於胸中，及既爲代議士，而輕徭薄賦之舊觀念，又自以爲天則。故民國元年有人欲我入議會，我乃熟計，假定上午我入議會，爲江蘇之議員，則必爭何種稅款，江蘇應減少，何種捐例，江蘇應廢除，於是歸而午飯，江蘇人皆以我爲好議員。又下午政府召集建設會議，江蘇人又舉我爲代表，我在會中，必爭江蘇何種工程，必當政府補助，江蘇何種生產，必當政府投資，於是歸而晚飯，江蘇人又必以我爲好代表。及我上床而自思，上午不肯給錢與政府，下午多向政府要錢，政府爲搖錢樹乎？抑聚寶盆乎？我乃真爲一怪物矣。幸而憲政尚未弱成，不然，如此之怪物，將不勝其多出現。故自甲午以來四十有四年，以新瓶裝舊酒，顧及物質之可憐，直與麻木而不顧等。其老實者以爲我本農業國也，驅市民亦入兩畝，望年歲之豐收，即家給而人足。而不安本分者，必以職業爲教育。

。以爲老農老圃，恐已不可靠，即歸真返璞之農民，亦當稍予以新智識。而工商在市，亦四國之通例。必農工商賈，各有職業，國無閒民，大化咸矣。而尤其破天荒者，能設廠以造消費之小國貨，或統制而望大規模之國貨，所謂大規模，無非足以駭等愚。恐怕到民國先生庚申大慶，烏龜已經上山，兔子猶在醜態也，故曰願亦十分可憐也。

四

然則將奈何？則曰民國先生出生二十有八年矣，當認識時代之精神。過去爲環境所遮翳，彼有爲二十世紀一大國之資格者，竟落伍而爲十八世紀之弱國。此歸過於其保護人，雖有賢明之領袖，而無賢明之大衆。古時男子生，射以桑弧蓬矢，期大衆能操弓矢之長兵，以禦四夷。今日最長之兵，則爲飛機潛艇，欲大衆之能禦四夷，必于凡男子之生，即祝以機艦之雛型，如過去之祝男子生，贈以狀元及第之飾物。千年以來，易桑弧蓬矢，而爲狀元及第，其結果至於最近之假維新，博士大學，即爲狀元及第之變相。造成若欄之環境，即此輩之大衆是也。其護符又有輕視物質之聖賢大儒靈感臨照於在天，故大衆中之老狗，終不能學演新把戲也。然四夷之逼處，日甚一日，「世界今日未嘗有之武器」，把戲則日新又日新，飛機潛艇，亦不過適於此後最短之時代。以今日而急起直追，從事飛機潛艇，止適合於時代最近之精神。若猶敷衍託於此後所生之大衆，必然又在時代上落伍。故欲民國先生認識時代精神，而能在廿世紀揚眉吐氣者，必望昔日得有狀元及第飾物所生，及今博士大學生活之大衆，賢明能不讓於一二領袖之人物。譬如昨日死而今日再生，即佩以飛機潛艇之雛型，祝其再生之日，以力禦四國之大任責之，則老當益壯人也而非狗，何把戲最新之不可學？二十世紀之立國，奚止飛機潛艇之區區。止舉飛機潛艇者，其說自當於下文申說之。今姑就飛機潛艇而經營之，曰當以一百萬萬元爲第一步之建設，則超於今之歲入者八九倍。今日提倡輕徭薄賦之憲政期成人，必斥之以爲瘋狂。則應之曰，一二賢明之領袖人物，心欲圖之，而未肯能者，即困於量入爲出之歲入，一籌莫展也。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即擬愚大衆之

所爲也。如其目前爲敵敵據掠焚燒轟毀之財產，早經有賢明大衆，輸其巨大之財以助政府在數年前能備多於今日數倍之武器者，敵早揚帆而去，淫殺炸斃之慘，可減至於零也。往者不可追，來者豈獨不願譴乎？今日渴望憲政之人，皆愛國之卓卓者，賢明於其道德仁義，固足爲古人佩服矣；若又能賢明的適應時代精神之物質，使少壯軍物不敢正視焉，則庶乎從十八世紀，一躍而超二十世紀矣。果能在憲政期成以前，先結此一百萬萬元之大緣，不惟抗戰之必勝可加進，而亦爲將來議會開一新紀元。一百萬萬元之如何取諸人民，如何監督政府，決非片言可決。必且合大衆之日思夜計，披腦離髓，然後自有嶄新之方法，可使大計實現。故諸公謀國，與其東塗西抹，剝肉醫瘡，旋旋於十八世紀之老方法，不如各盡心力，使小小震驚世界之舉動，足能一試。則史丹林毅然取農民之糧食，向各國換購機器，他人固早有行之者，庶乎顯彰可濟之恥可雪也。

五

吾人固愛美詞，而尤愛實在。宇宙之神祕，不可究極，樂轉爲矛盾之一物。以言乎互助，固一義也，而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則又一義，二者莫能相非。精神固如此，縮而爲最小範圍之物質，莫不皆然。人類養生送死享樂之具，其始皆出於與獸敵仇敵攻戰之具。弓弦之激發，因而成琴瑟。故有人以爲撥關槍及鋼琴，實爲表弟兄。蓋矢出於弦之激發，彈出於火藥之激發，機關槍乃弓弦之縮發。琴成于弓弦之手撥，鋼琴成於鍵之扣弦，乃弓弦之外孫，弓矢機關槍仍爲人之器，琴鋼琴皆爲享樂之用。即極可惡之飛機潛艇，今日中國無量數之生命財產，已犧牲於敵敵之飛機，不滿半個月，英艦三十艘亦犧牲於德國之潛艇。然長房有縮地之方，今日要人之自天而降，快如登仙，潛行海底，穿行珊瑚之林，能見又一世界之百物，皆成無上享樂之具。民國十五年，在廣州，吾聞話建議於總統，首重國防之兵工廠。且以爲兵工廠決非勞民傷財之一物。上海自有製造局，其工人有粵人閩人吳人，或老而退職，或有過而革除，則皆設治織店於租界，四十年來，足有千數。而又散之四方

今日能修理機器，或製造國貨，推本窮源，皆由於上海之製造局。推之湖北山東河北，於是機工又有鄂人粵人燕人。鉅粵與鄂魯燕之機工，遂遍中國。蓋製造無非銷鑄鑄車洗刷等等之用具而已，可造槍炮，亦可製一切養生送死之具。兵工可以兵法部勒，工人之技精良，兵工可不較成本，即可免偷工減料等等之習慣。以兵工領導一切建設，國防充實，而國貨亦俱舉，此今日各國最新之趨勢，爲不易之定期也。故今日而言建設，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一塗藥，西一抹抹，無提綱挈領之氣魄，決是落伍之行爲也。以我國建設幼稚，籌款艱難之狀況，即以兵工言，欲一切並舉，亦必儘多而力分，且易成東拉西拉之局面。必要設一中心之標的，於是并力以赴之，萬力皆向之，而後始成一完全之建設。今日國防中最長之兵器（孫子云長兵與短兵相接則長兵勝），陸則爲飛機，水則爲潛艇。飛機之射程最長不必說，潛艇亦較大砲魚雷，可以遠送。飛機潛艇，皆爲摩托產生之一物，故能造飛機，亦可造潛艇。我國最短期間，欲造大規模之海軍，談何容易？然海岸線如此之長，海中一無防禦，亦太疏忽。如以飛機潛艇爲中心建設，所謂并力以赴之者，第一步一百萬萬元之預算，必可得一小小之規模。又所謂萬力皆向之者，尤宜今日對於事業之農工商，教育之智德體等，皆成爲有目的之進行。例如農業之蠶絲，必且能織最勻細之綢，能紡最精細之線，以便適用於機架摩托。養牛羊者，必求能製最軟勒之繫帶，最溫暖之外套以便適用於機師之服裝。工業之種種冶金，種種礦物，皆須日夜趕造，以適應於機師之構造。商業則平時飛機必推廣航空，皆將精製貴重品，以適於航空之運輸。而所謂智育，則機械物理化學等，皆指艇艇本身自有精細之需要。德育則人皆奮於職業，不能流而爲匪類，恐飛機巡邏之無隱不燬，體育乃爲對於飛機有重大之變化，今日中國人之體格，半多不適於飛機之駕駛，倘有五十萬機師之需要，則各學校之體育必盡力改良，凡此掛一漏萬，極可笑之舉例，皆以明有一飛機潛艇爲中心，萬力皆能向之，恰恰兵工則大砲機關槍亦能改良，工業則輕重工業皆不得不興舉。農蠶則自然有需要，教育則自然重科學，突飛猛進，固不僅飛機潛艇而已也，以視今日之散而無紀，全不能合時代精神者，將大不同矣。民國先生手，二十有八歲矣，願識識時代精神乎，當速。總理遺訓而迎頭趕上也。

大樹

中山雜誌記(續)

吳壽彭

(三)新點綫

新中國的憧憬可得彷彿否？西語有「黃金的過去」；依此則光明不在將來而在往昔。相符是中國那些吃視羶汁的人歷清三代為盛世的理想。見到馬一浮的泰和會語識得其所守甚堅；但恐貞士們對於夏商周的反迫，都與近代青年們冀其希望過日子同樣的孤苦。愛恩斯坦的相對論可以幫助吾人勘破舊新的界限；祇是自己數理上學力不足，至今沒有能明確地運用他的算法。「變動不居」的宇宙觀祇是從感覺得來。那對於目前中國這突變又何所感何所覺呢？

在「星夜」文中已粗記有「西遷」一節。民族流動顯然有一個方向的變化。從周穆王辭別西王母以來數千年一直東下的趨勢已轉換了。第二應是上下的變化吧。人從平原趨向高城。所述西遷方向之中原亦有高低之意了。這種不是使中華民族馴化了嗎？三峽樓台，五溪衣服；川瀘對開，東南的移民不無慨怡。就以浙江而論，處州的開發，也竟使上海的小姐與畝民當共同生活了。試加簽證，這一「變」是「進」或「退」；受着朝之無情迫逼，苗裔向山中。不過在如今苗之生活區域中，高數苗即優於河邊苗。「山」究屬代表文化之進步或退步？難言之矣。今日全國的報上黨代替了太原；襄、樊、施、鶴代替了武漢；上隴

吉安代替了南昌九江；大別山代替了安慶；南嶺的小縣代替了廣州汕頭；重慶成都桂林代替了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這些名字；諸如此類。以及許多素來不見經傳的地點而今天天進入播音室中。昨天江南來的朋友告訴我從前最冷落的高潭乃是廿八年中江南最繁榮的一城。諸如此類。即以浙江為言，今日真的「金生靈水」，那個靠官筏運輸的山城也光彩起於家家的門戶。而甚至於天目山的荒村也可以想與杭州爭一日之短長；這裏的餉司務是天香樓來的，理髮師是清和坊來的。諸如此類。

這種登山運動是越王勾踐之保退會稽？抑是穿額末主之歸本長白？破壞，焦土，空室，清野，顯然是燒了棧道的本志，入割終圖還寨。願盼關山聚調的作用正依憑險阻而進行，祇是敵人的刀邊沒收推箱中，而已需要有人採取吳王夫差的辦法，組織小孩們為「晨呼隊」，則仇恥的意識未免濟薄。但許多人確又是回到了老家。年來一些楚湘以西的同志順勢下江，見到江南的春光，於是有終老之想。今日此間已不樂。重又帶着妻孥親故回去本家。就是下游那些難民的流浪中也不必作異鄉之悲。滇池的農村所行悉南國的風俗；而每一家的祖先孰不來自崑崙的上海。少時父親以鄉土教我們，聽說後門塘河之流波來自太湖彼岸的山上。樹靜風動，音容宛在。廿年長養，今日遽得飲漱於天目頂上的清泉，思源之情，輒不自已。

可是兼着軍事的「退保」與文化的「歸本」之意以外，還有一個現象，這登山運動又是獨立美國的邊陲運動。整個的政治經濟生活已起了一個變化。構成中國這大社會的點線已不同了。河山委迤，脈絡起伏，大者為城，小者為鎮。風水的大定不如人力之為用。行過湖北的村落，說這叫「王家樓子」，那叫「張家樓子」，我編茅蓬之下流無以復加了。在雲夢澤中登一小方高墩，築自己的居住。寧感廬柏武當的邱谷荒寂了，大家來共爭這窪地！這是阿丹以來再度的窮苦。第一次從天上掉下人世；第二次又從高城墮下河邊。洞庭湖畔亦復如此，公安石首的街坊

，每屆夏秋水漲，家家造出一條長橋，市民就在那上面做買賣，過日子。大禹何必治水，讓這些人們做魚便是。龜山上遠望漢陽晴川，自會認得這真是中州的軍地。然而破敗了武昌，繁榮了夏口，這別無他故，就爲人已墮落而已，所以羣向下流處經營奔逐，會幾何時，蔚然成市。同樣的那個一夜凍死八百人的上海在六十年間從一末縣擠上世界大都會之等第中，是中國政治經濟趨向下流的鮮明顯的徵象。抗戰之火沒有燃燒到上海，其中別有姻緣。但上海這商埠發展的曲線，一九四〇年後應該降落了。四千萬方里的面積，三萬里的國境綫上，抗戰中已發現了許多的出口，許多的交通綫。這樣全華這地名在報上代替杭州，不但有暫作浙江衛會的意思，還又宣示了政治經濟一個新點的產生。在這意思，抗戰自然而同時表明了歷史的轉頭。因此我看看政府第一一××次等會議決定取消南田一個漁縣，建置繁安的山縣，是人心一個人大的設置。

(四) 眞重心

新點線究屬緣何而可卜其穩定？「山」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嶺新貴們常可忘了自己原本來自田間，民衆一到平地也常忘了自己原本來自山中。於是山成爲文人學士的風景。但風景雖爲文人學士所渲染，平民所給於山的估價並不爲那些文章所增高。起初付與官家極少的錢，立在山頭喊話，在聽得到的範圍內算一畝，都歸領去就是。這就逐漸的新小，至今山地一畝祇約當平地的十畝了。不料這十年的變化竟至一畝山的桐子可賣八十元之多。於是桐已代替了桑，油已代替了絲，成爲中國出口的第一位，這是山的眞正的變化：這真是一個大變。歐西稱中國爲絲國蓋二千年，今後應改油國了。而孟子若復活，來形容今日的小康之家，應是「十畝之山，樹之以桐」云云了。過分水這四萬八千人的小縣，運銷分處告訴我：去年油茶兩項的生產，若以外匯的黑市折算，約值百萬元

。每戶居民的口日值在百元以上！依此類推浙東是該比浙西繁榮的了。「富」該已從江河北移了。是不是國家經濟體系的重心已變動了？可是山農恐只能是田農的「面」的擴張。那些山富的增加還是增加了舊點綫的經濟重疊。山中的新點綫的完成，似乎祇是壘門以上真有希望。「星夜」中記着西陲所見，川農立體耕作上又加有蒸汽機等。不過葉紹文「對於交通問題一點意見」那三百字的短文實在頗能綜核。他說：「我們有許多經驗：××線手車運輸，因山嶺重疊，坡度太高，手車夫在日炙風吹的時候，會倒斃不少，洗得很多。××線因爲沒有大規模的住宿地方，車夫露宿得病的也不少。××綫因灘石太多，短短的二百餘華里，需要十五六天才可往返一天。××地因扯那兵役，使船快逃避一空。許多地方的船戶，因爲船隻要停夜，影響切身衣食問題，往往把船隻自動的墜沉。」這樣雖說已有公路鐵道，而仍不得不利用小船、竹筏、手車、獨輪車、牛車、騾馬等各種落伍的交通工具的後方運輸，終還是屬於軍事時期的權宜之計。什麼纜能完成西陲的新經濟體系。鉤會相告大渡河的水力助見有可利用的地段，則四川的電氣化成爲可能。一路曾見淘金工作普遍的興起於後方各省。今年一月十日曾紀動的益陽通訊敘述在頃刻之間萬人攢聚於水邊，在大盆小盆中閃出屑屑光耀的微粒，帶着電影的趣味。電力與黃金可以奠定西陲工與商的基础。這樣瀾滄江這大流域將加入以後的本國地理教科書中，而與揚子黃河珠江而四了。問題是這些點綫的變革中怎樣建立中國軍事政治的新重心。這種經濟分散的趨勢於近代軍事既屬有利。重慶一月十四日掃蕩報上胡亞衡那篇「中國之國防」，實在是篇大文章。他斷然地說中國此後不再爭「海洋」。中國國防的特質既以「優空」爲立場的話，則軍港要減輕了作用，而軍事的发展同樣將向分散的趨勢。問題祇談政治的重心？這裏我不爲爭論南京海都，西安陸都之優劣而提出。國者人積。人乃心器。四萬萬政治動物所構成的國家集中於統一的人心。這麼我有悟於「攻心爲上」的教條。而

宣傳隊實已成爲各國戰鬥中重要的兵種。廣播之類也將爲僅次於參謀的業務。這樣日本軍閥的要點主義（觀吉岡文六文），於爭地爭物誠然是偏僻；但中國真正的重點，却是無形可爭的人心。在心的攻防中，日本每天遭遇，始終沒有主力的接觸，戰。日本戰鬥力消耗最大的，恐竟在這地方，這是無形的，是一是萬的堡壘。從族類的海上建有夷夏之防。完成了這胸中的城府以後，在敵軍控制的軍事經濟點線之中，中國人始終保留有自己的點線。這樣前年八路軍進向河北平原打游擊的時候，提出『入山』這名辭。這名辭的立意在以民衆爲外國，保障自己的秘密與發展；這樣未免慘痛，祇應是以不得已的態度來應用。但事實却盤相符，最後是經濟與物資的登山，最後有文化與人心的登山。對於侵略者的深閉固拒，是這樣一致的。這樣中國經濟與軍事的分散于政治與文化的統一之下，造成迄今不败的地位。這戰爭幫助了這趨勢之更高度的發展。

德國是政治的陸軍化，英國是政治的海軍化，中國將有政治的空軍化，這是無量礙，無限制的縱橫。這樣要求於德德政治的以體力爲主，要求於英國政治的以魄力爲主，而要求於中國政治的將自然以精神爲主

(五) 潛意識

到彼此皆以國民精神動員的工作爲重，見得近代戰爭的劇烈與相互間必赴的決心。這大家是以前次歐洲大戰時奧國最先崩潰爲殷鑒的。以中國而論，然非石根進入南京忙著到紫金山總理之陵，人家問他向武漢追擊的事，他說中國人的事情不急也許反而快些。他有把握的期待着中國軍政的解體。這是他對於中國精神估價之錯誤。然提倡精神文明與反對提倡精神文明的那些中國學者，當初都沒有真相信中國能够支撐抗戰至兩年半以上的。劉收樂好此抗戰的故事。忠義救國軍在江南游擊中，第二支隊第×中隊被包圍，于丹陽×××，待解圍清理戰場掩埋死兵，拾起一個受傷的尸身時，發現身下烈士作自己的簽號，因此掘出他的水

亮槍。死得那末從容，神智那末清明。這是了路結腰而死的精神。這戰鬥精神的至高表現。還有是那個被俘逃出的蕭斧前軍所記那赤裸被縛着的弱女子，咬下強奸者的下巴，寧以慘死來保全了貞節。這是無抵抗精神的至階表現。是這些沒有姓名的好男女之精神支撐了抗戰。因爲沒名姓，士大夫們也議論不到他們，敵國的謀士也沒有計算到他們。見到日本人身上搜出射殺或斬殺以及活埋中國兵的照片；沒有一個隱匿而作恐怖之狀。反之日本那些英勇的殺手，終于在這被殺中震憾了。每個日兵的日記都暴露精神動搖的情態。何以看來這偷生怕死的社會竟能隨處有至高至剛的表現。何以這風聲鶴唳警於逃避的民衆，竟能個個有無恐怖的容色。這必然是中國這偉大民族千百代自尊自主的潛意識的發揚。這樣七+的應戰，正是一個無可比倫的決斷。這決斷基於統帥對於全國士兵民衆的信心。

就這樣發揚了中國民族的戰鬥潛力。這潛力一經發揚，莫之能禦。

(六) 舊習慣

因着這次戰爭，中國及外國學者對中國及中國民族性的一切誇獎該可止息。這不是說中國社會的一切惡德業已消滅。反之，固有惡德也大大的發揚了。中央社所播了錦的文章綜結抗戰的三大好處之一：是好歹得以分明。時代的動盪使師。泥石與稗粒得以清別了。從地方上個小窳三小毛賊起向一向懷着穿窬之心而立朝的汪派投機份子，都因這戰爭而大膽起來。小者無法，大者無天。然而結果是『多行不義必自斃』。昔日『皆曰可殺』而無可制裁的壞人，二年來時時聽到他們的惡消息。邦國的奴隸以萬千的忠勇兵民爲殉，陪葬的還有萬千亂臣賊子。就這樣中國民族及民族性因那些惡德的剷除而純化，因那些成仁的先烈而昇華了。散、愚、貧、弱之類，已不必復言。抗建兩件大事在敗亡之頃，竟然起起的這民族，不能再說是散、愚、貧、弱的了。看着上下全體百庶

一致，殊途同歸的致力於戰爭與生產，大家正可以不必再議論了。我僅有的疑慮是這樣：今天看到倫敦通訊為高降落傘的原料而受命養蠶的戴克女士之談話，他從一條蠶吐絲一英里半長講起，訴說蠶艱，卵的全生活那末清楚。何以從蠶祖以來四千餘年，中國無量數的育蠶蠶絲者沒有量一量絲長。是不是中國農民的一張蠶種以目測其疏密來定質；而新的種紙打有每蠶一塊的方格，可以用一三三四計數，這事實，就是科學與不科學的界碑。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不識不知的生產，不識不知再生產；在這含混之中，長養了四萬萬五千萬的子民。上帝的慈愛真是無以復加的了。

如同講精神文明的人們並不真切瞭解中國精神的強弱處，那些提倡科學的人們也大都不明科學的限度。奇怪，對於中國民族精神既祇有軍事領導者真有信心，而真正懂得時代對於科學的要求的也是他們。不奇怪，原來是這樣，懂得戰爭的自然會懂得精神，也自然會懂得科學。上述周亞衛之文內從「優空」立論，推演如下：

中國原想要有五千架的戰機，假定是十分之一吧，要五百架的空軍就得有航空工業，要航空工業就得要普通工業，要普通工業就得要國民有對於物理與數理的素養。跟這道推論所得的感慨是這樣：

「可惜我們的聰明才智都用到做官做文章裏面去了，用到高談闊論政治，賞鑒現代思想，研究人生哲學去了。可惜我們的腦筋裏頭沒有數目字，不願增加減乘除，儘歡喜扯些空談。」

在四萬萬五千萬從事於生產與戰爭的羣衆之間是一些高談政治賞鑒思潮研究哲學的士大夫，百世來領導不識不習者所謂「智識份子」就是這樣。因是，這古老而盛大的羣衆，從不斷的生產再生產，不斷的戰爭又戰爭，所得的成果，並不是進步又進步。而是一首「蠶絲怨」或一首「

留軍行」那些雋永美雅的小詩而已。

賀主任請起他的蒙館先生，買了一碗泥飯，不知道用什麼去喂他，學生們說跟吃石灰，於是與以石灰。飯多死了，這又何必呢？這是吃多了之故。這先生恍然大悟，於是與學生共黃而食之。振興工業買來了機器；建立新軍買來了坦克車，但這些實皆受何那泥飯的變護的實在不少。一個民族說要加以物理與數理的素養真不容易。這次蘇聯進攻芬蘭，屢次失事，推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民衆缺乏使用機械的習慣，亦即是科學數學的素養之缺乏。所以徵募而來，訓練成一個機械化部隊，結果不免為機械所累。科學比古學所說，風俗人心等類今學士所說思想主義等類憑一二人的鼓吹可以見效的事要為難得多。讀過易經已失意于有象無數。但從前我還期望東漢的詩經博士，從草木蟲魚的研究，皓首兀兀的功夫，開創後世的生物學，不料碰到總管間的蔡謨就造了百餘萬言的註疏，可是看見一隻藍蜃駭得大驚小怪。號稱博物物的張華，又多從怪誕處用心。泥飯吃石灰是這樣一脈相傳的遺統。我粗

士大夫 失實

民衆 失數

二者是抗戰過程中真正的難處。說是中國沒有科學這話不確。科學指有條理的知識。這些，蔡謨張華之類都很豐富。孟子的「金聲玉振」已盡了科學的精髓。可惜是墨翟公輸班均被掩沒了，幾何與力學竟早至天。看律歷志所誌金木水土火土的運行大體都對，至於幾度幾分期於今證見相差每每太速。最近見到一位統計畢業的學生，統計做得不成體統，長官問他時，他說他學「統計學」，沒有學「統計技術」。這真是一個代表的故事。虛與含混已成了士大夫與羣衆的習慣之自然，而這，當我們民族少年時已養成，就有若天性般遺傳下來。

崇實——這已有多人大聲疾呼了。
明數——何當再有志士一爲努力。

浙江政工隊同志殉難題名

王梓良

處在東海前哨的嘉興，自抗戰開始以來，受敵機、敵砲、敵槍的蹂躪，所發生的慘痛事跡，不一而足。像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城中意大利人所辦理的仁愛堂兩遭轟炸，其育嬰部分的呱呱嬰孩，全部活埋在水泥鋼骨的建築物下，巍然高聳的禮拜堂前；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縣政府工作同志八人，爲獸兵所殺害在新陸西橋的財神廟中；二十八年七月終，新陸范家弄口鄭氏學塾，師生十餘人都血淋淋的爲獸機奪去了生命，遺粉碎了肢體。其他，像各市鎮的被燒，我歷祖歷宗所苦心經營的財產，多成爲灰燼；而新豐鎮除一再被焚外，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縣城淪陷紀念日舉行追悼的紀念冊上，該鎮被殺的同胞計達一百五十餘人！

爲民族生命的綿續，公理正義的保持，在和敵寇鬥爭的今日，血的債，無分南北的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而本年一月五日鳳橋鎮政工隊大批有志青年的犧牲；那高貴的鮮紅的熱血的流出；更要滲入每一個同胞的腦中，心上；更有不同的慘痛的經驗。

自二十七年以來，鳳橋鎮是滬杭鐵路東的

抗戰中心地，那年夏季李陶師駐紮在附近藉時候，敵人會三犯而不得逞，政工隊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就移在該地做活動的中心區，另有兩個區隊在鐵路東西工作。

在那個地方，那個組織的發展中，去年也曾遭受到敵人二月三月和十一月的三次竄擾；十二月七日敵人一再搜索，忠勇過人的黃維童子胡關榮受辱不屈，首先犧牲！對「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信念堅貞不移的青年們，爲殺敵情熱，看着情狀，不可遏制的要求武器，已不止一次！

這二十九年的來臨，帶來了民族蒙羞的消息，說受汪逆喉使的偽和平建國軍將大批開到，有不日擁護鐵路東各縣重要市鎮的企圖。那出賣祖國，出賣民族利益，失了人性的衣冠禽獸和獸性的倭寇串合，游擊區工作者的鬥爭必愈益艱苦，尤其像鳳橋鎮，元旦舉行了盛大的紀念；商界懸燈，機關結綵，大路劇團表演話劇，敵偽磨着那情形，要來一次慘毒的破壞的

可能性極強。我在二日和青年們依着那推測的談話結果，得着工作至上的青年們的回答：「

是的，「農歷年終以前，我們要在明夷鄉完成尚未完成的甲長訓練，決定六日出發，等出發歸來，就三人一組，到各已定地點工作，和開始佈置書報站，更嚴密的監視敵偽。」

就在這談話以後的第三天，原定出發流動宣傳的前一天，敵偽串合的四百野獸，利用着半夜後的月光，（敵偽竄擾，常在農曆二十日至二十八日之間因可利用半夜後的月光而施行拂曉偷襲），分從平湖塘經十八里橋焦山門，還有從南堰經曹莊，以偽軍爲導，循小徑而行，避過電話通線，五日侵晨的四時，就圍住了鎮的西南窰灣（縣政府所在地）徐八和房（政工隊所在地）兩處。鎮上國軍正爲保護蘭的南運而在海中，留守的以幾個手榴彈衝出了重圍。誓以血肉之軀供獻給民族國家的青年們，由對獸寇的痛罵和怒目睜視中遭到綑縛、刀刺、澆灌煤油，乃至在烈火中完成了報國志願的計政工隊同志九人，還有懷着滿腔熱血，北渡不滿一月的青工團同志六人。用一顆手榴彈衝出的有王文深，鄭松齡二人。這成仁的九個政工青年是：

彭漢玉

嘉興人。是抗戰以後失掉求學機會的中學生，在三個月前非出了敵佔的城區

來隊工作，沈默寡言，富有耐苦的精神。

姚奇偉

海鹽人。師範所畢業，浙西青年訓練班受訓。沈默寡言，有耐苦的精神，還

年訓練班受訓。沈默寡言，有耐苦的精神，還

富其麟。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激浦陷入敵手以後，留在海鹽担任情報，曾兩度進入激浦城中，取得極低的詳情。

錢益祥 嘉興人。高中畢業，蘇州美專專門學校肄業，二十七年隨家陷於敵區中，為

價敵寇的壓迫而仗義執言，曾受拘禁，險遭屠殺，同年十二月知縣政工隊成立，乃脫出敵佔區參加工作，協助嘉興人報創刊，旋入省流動施救兩任幹事。二十八年八月，婁諤即後方的建設而兩渡，復考入福建省政府行政人員訓練所。訓練一月，終不忘懷敵偽猖獗的故鄉，於十一月二十日重復返縣入隊。

鄭品銓 嘉興人。去年春，天目山游擊區工作人員訓練，成績獲第一，曾任嘉善縣政府科員，第一地區黨政辦事處指導員。九月，黨政辦事處結束，回鄉服務之念甚切，乃來政工隊服務，以北鄉地位的重要，由縣黨部任為幹事，兼政工隊區隊長，常駐新塍。一月四日，來鳳商討二十九年度工作，並攜帶在鐵路西新出版的浙西日報嘉崇桐楓版報紙，準備寄遞海南，慘遭犧牲。

任漁業 女，海鹽人。省立紹興中學肄業，丈夫早故，在抗戰期中要不做一個廢人，就出來服務，現在家裏還遺有五輪幼子。

陳雲華 女，平湖人，鎮江蠶桑學校畢

業，因感淪陷地區空氣的窒塞，二十八年一月，浙西青年訓練班在海鹽開訓，約同志三人很熱望的趕來參加，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敵入分路竄擾嘉（興）平（湖）一帶，在參加五支隊直屬政工隊中竭力協助軍隊，鼓舞民氣。

張文華 女，嘉興人，明德女子中學畢業，偽方施行麻醉教育，引誘知識青年，她意志堅定，別離老母，脫出城區。來隊後工作負責，公而忘私；自脫出城區後，從不以家事為懷。

唐瑤 女，嘉興人。松江培明女中肄業，家居新塍，遭敵焚殺，賭敵猖獗，矢志復仇，去年一月，很快活的參加浙西青年訓練班訓練，以會習看護，故日夕期盼大反攻日期的到來，可從事於救護傷兵。家有老母幼弟；移孝作忠，幼弟受青訓班訓練後，也遣赴省政工第二大隊工作。

戴蘊芬 女，嘉興人。嘉興女子中學畢業。任鄉村小學校長時，與農婦共育蠶桑。二十七年秋，觀察他的學校，總理遺檢和總裁背後新生活運動掛圖等完全具備，因問購買的地力，據告，二十六年十一月松馮戰戰西移

時，學校解散，而他把剛錄秘書珍藏，使我君了不禁為聞變倉皇的士大夫階級恥。他感於時代的嚴重，要求受訓，後乃介紹至浙西青年訓練班。二十八年四月，嘉平一帶戰事緊張。他常攜清明稿影慰勞戰士。近方負責為婦女會的整理。

那成仁的九個志士，原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們都安之若素的睡稻草，吃大鍋菜，一反浙西人享樂的習習。他們在服務中，具這樣的觀念：在今日為民族國家而犧牲，誰都有這個義務。所謂「愛國」，所謂「革命」，都是站在「決死」和「犧牲」圈之內，流了血，流盡了血，才完成了責任。既然這樣，工作也不必掛在口頭上，「以血代言」，是每個人的懷抱。實在他們是國家的至寶，現在他們的生命已供獻了國家，他們是地方的精華，他們現在已為地方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他們是人間的天使，他們現在很深刻的昭示了人間人：革命者，不避犧牲的以血洗血，和敵寇不並立；

汪逆精衛的喪心病狂所賦使的偽和平建國軍比野獸也不如，我們和汪逆及受汪逆威脅利誘的不能並立！

本刊啟事

近因印刷所遷移以致本期出版較遲至深歉憾五卷一期（二週年紀念號）訂四月一日出版尚希愛護本刊者多多賜稿為荷

中國壯士和中國母親

范以雪 文學本
金鼎 文學本
徐英 文學本
徐英 文學本

——三民主義青年團於

潛分團部籌備處春節慰問

出征軍人家屬紀——

日期——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區域——天目區嘉前鄉

楔子

我們真高興，得有這次慰問軍屬的機會，使我們見聞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狀況；有些，都是抗戰建國進程中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們謹以青年人坦白熱烈的心情，拿笨拙的文字報告全浙青年；順便敘述這次慰問經過的一點情形。——這是我們執筆的動機。

民族意識

一天功夫，一共慰問了七戶，我們順便作民族意識測驗的嘗試，結果很圓滿。
這七戶出征壯士的姓名是：陳立茂，周金

發，周水松，蔡金火，劉文華，潘世美，沈章明。

除了周金發壯士的母親；因年邁難歸，表達不出意思外，其餘六位壯士的家屬，對於兒子，兄弟，丈夫的為國家出力，都說是應該的；他們很關心戰事的勝負，殷殷期望最後勝利到來。

陳立茂壯士的家庭，父親五十六歲，母親五十二歲，妻子二十三歲，兩個弟弟是十六歲和十二歲，靠着墾種山地度日。他的父親把陳壯士的來信給我們看，信中除了安慰他的父母和勸告妻子之外，並且說，假使他要逃路，路上早有機會了；但是他不逃，他要爭志氣。這話多使人感動啊！我們送他父親五元慰問金，這位可敬愛的老人不受，還是我們看他的負擔太重硬要他受下的。

劉文華壯士寫給他父親的信，也是慷慨激昂，他說：在抗戰未勝利以前，他是不回來的。他們都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但是他們的愛國家愛民族的意識却是堅強萬分的。這一點，也就是抗戰必勝的保證，是很好的現象。

中國的母親

跟在保長後面，繞了不少山路，終於到了一間孤零零的茅舍前。

一位老婆婆在晒太陽，經保長說明，知道是我們所要慰問的壯士周金發的老母親。

我們搭訕着和她談話，但是她耳聾眼花，只是用着遲鈍的驚怯的目光望着我們。

我們說明了來意，又經過保長一句句的翻譯，她明白以後，驚怯的目光立刻變為感激的

；顫抖的手親自搬過一條長凳請我們坐，一面不斷聲的叫她的小媳婦燒茶。

她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就是出征的周金發，小兒子小冬發，是一個有殘疾的人。兩個媳婦，大的十八歲，小的十二歲。（可憐那面黃肌瘦，與她們的年齡不相稱）無疑地，她們一家完全是靠着那個大兒子來維持生活的。——現在，老的，小的，廢疾的，只有在飢餓線上掙扎了。

看了這樣的一個家庭，我們的心裏真感覺到難過萬分；而這位老婆婆，也如過知己，詞不達意地訴說她的境况，老淚縱橫。

當我們遞過「榮華袋」和八元慰問金時，她那副驚愕的形容，真是不能描寫。她問保長好不好受，經保長解說，她方「千謝萬謝」絮絮的說着一次套感激的話，——看她把鈔票拿在手裏時，真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臨別時，她定要送我們，我們勸止了。但在我們走遠了時，回頭尚見她站在茅屋前望着。另外一位是蔡金火壯士的母親，年紀五十七歲了，同樣的住在另一個山角的孤零零的茅屋裏。和她一同生活的，就是蔡金火壯士的「妻子」——十三歲，又瘦又小的女孩子。她本來還有一個大兒子，但是不務正業，住在另一個地方。不但不來供養她，有時還要來吃她的東西。

她現在的生活是怎樣樣的呢？就她的老健，種一點山地——玉蜀黍之類。她很感激甲長，她說甲長時常幫助她。

我們問她：大兒子既然不好，為什麼他來吃時不拒絕他呢？她說：「他總是我的兒子，多使人感動的話呀！」

